

问答录

刚晓

问：因明里头沈先生、郑先生老争论，你们咋基本上没有参与讨论呢？

晓：在我的观念里头，因明本就是佛教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们争论的，是以逻辑为出发点而生发的，所以我不参与。

咱们可以举一下正理派，《正理经》是因明的里程碑著作，但根本就是人家正理派的教理，所谓的“逻辑”，只是论证教理的一个方式、手段而已。陈那的著作其实也是的，逻辑只是方法、手段，核心是陈那、法称的佛教思想。所以，对于以逻辑为基准的因明，我只“围观”，通常不掺乎。

还有些佛教徒说因明“带有了特殊的宗教色彩”、“这样的方式也意味着（因明）彻底佛学化了”等等，我都觉得不得力。

问：我该咋理解你这话呢？

晓：学者最迷信了。啥是迷信，其实就是观点的反复强化。沈老先生也好、郑先生也好，他们怎么可能经过讨论就改变呢？不可能的！若改变了他们的观点，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，他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自己这个观点之上的，改变了的话，自身存在的价值、合法性，就受到了质疑，就会觉得自己多年的心血和努力被否定了，这是不可接受的！我们不都是这样吗？佛教叫“宁舍身命，不舍我执”。咱们凡夫都一样的。

问：净德文章中以为《入论》二悟八义是互文，你得到底咋样？

晓：佛教是宗教，就是说，很难真正出现双方讨论后互相促进、互相增长的情况（，当然，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凡夫讨论后恐怕还是我执增长的多），只能是我说你听。这是宗教特性。所以说现量、比量的自悟是本，能立、能破是用。

问：“我说你听”，这不又回到了圣教量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亏因明传不下去了，连你都违背了因明。

晓：因明传不下去，不是理论有问题，而是情感。印度佛教史呢，我通常是给分成三个阶段：本体论时代、认识论时代、方法论时代。本体论就是佛陀入灭之后那几百年，以《阿毗达摩》为代表著作，讨论了很多四大极微、轮回主体等问题。接着的认识论时代基本上就是陈那、法称的著作作为代表，说本体只能靠证悟，我们这些还没有证悟者其实对此是无能为力的，于是才转回头来讨论认识。它理论上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感情上我们确实不习惯，比如说它取消圣教量。我们是

咋认识人生、认识世界的？天然的就是别人告诉你，你相信别人，可是你陈那、法称的因明认识论现在取消了圣言量，难道人们告诉我地球的那一边儿有个华盛顿，我也不相信？我一上出租车，先对司机师傅说，“拿你的驾驶证来我看看”，我不会这么神经的，我相信警察会管好这个的。你到我这儿来，问我这儿是几楼，我说十一楼，你说，“我可不信，我非要一层层数数”，那你还不是个神经病～～感情上谁能接受这个？凡夫就是情识，感情上不接受，这就是大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实际上是天然外道。咱们佛教到现在不是还讲圣教量吗？就是这个。

问：你觉得自己是个啥样儿的人？

晓：一个精神贵族。

问：咋说呢？

晓：我的身边没有人问我专注因明有啥用。我们做啥事儿就专注于所作的事儿本身。

问：你的书卖得咋样？

晓：这不是我考虑的事儿，交给出版社就好了，他觉得不合算不出就是了。我已经在网上公布了。我学的因明本就是属于少数人的。

问：大悲寺现象教内咋看？

晓：提这干啥？我只说观点——大悲寺先前的自己折腾，没有关系，但现在这样，它已经在往邪路上走了，渐渐地有了邪教的基本特点，一定要警惕了。关于这一个，我不给你多说，这毕竟在目前还应该是教内的事儿，还有挽救的可能，中国佛教协会、当地政府拉它一把吧，不然将是一个祸害。

当然啰，按照佛教历史的规律，只要某一个大德老和尚在世，他折腾出的那些动静，只要他一去世，基本上这动静也就算过去了。所以，大悲寺这位住持，他现在的折腾法也只是一时而已，要是按古来的情势，可能会是一阵儿的，但现在是“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^①”，以前是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的规律能否在现在的非农业社会还起作用，我也不知道。

问：法师你去过极乐世界吗？

晓：呵，没事儿了？这儿还有这么多事儿，去那儿干吗？我去了你们该咋整呢？尽剩扯着修行了，我得慢慢教啊～～

去极乐世界，其实是个“技术性”问题，《阿弥陀经》中说一到七天就能往生，这是绝对的。很简单。

^①很多文章说这句话是刘少奇说的，在2009年第2期《党史博览》上有一篇《“老革命遇到新问题”这句话是谁说的》，作者阎长贵。http://mall.cnki.net/onlineview/MagaView.aspx?fn=DSBL200902011*47*

问：你讲座中说“学佛是准学不准问”，我真是理解不了。

晓：那就不理解好了。只管这样做就是了。这是得亲自体验的。

比如说甲问张三一个禅修的问题，张三教他了内观禅修，后来他又问李四，李四又教了一下，但李四教的和张三不一样，是照六妙门说的……说实在的，每个老师所教的法门，都不会一样的，但谁的都不能说是错的，可这些都没有解决得了甲的问题，反而使甲因为听了李四的说法引出了新的困惑。

问：佛教对环保有什么看法？

晓：别问这问题了，这不该我来说，我就不来赶这潮流了。让官员来说，或者说让政治家来说这些吧。

问：婆罗门说一切都是梵的显现而已，这和佛教的空有啥不同？

晓：很简单了，在空这一点儿上是一致的，桌子、椅子这一些，婆罗门以为是幻相，佛教也以为是幻相，所谓幻相就是不实在，或者干脆说成不存在。只不过婆罗门说这是梵显现出来的，佛教说这是阿赖耶显现出来的，阿赖耶在佛教里是有为法，《百法》里头一上去就是先心王；可梵呢，按婆罗门的说法，咱们拖一下，梵就拖到无为法里头，这是区别。

至于有些人把佛教的“空”解释错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儿，这里不说他们。

问：阿赖耶再说一下吧？

晓：咋说？种子综合体嘛～～至于种子，这里就不细说了，你看一下相关典籍，象《摄大乘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等里头都有，种子六义等等解释得都很详尽。

种子是出出进进的，种子的出进，就像集合是不是同一个似的，当然不是同一个了，所以阿赖耶也是在不停地变着的。

问：十四无记为啥是十四，我咋算着该是十六才对呢？

晓：我真不知道他为啥只说十四而不说十六，我也觉得该是十六，四对四重，四四就该是十六，可释迦牟尼确实只说了十四，这问题真该问问释迦牟尼，等我见了之后问问再转述给你吧，现在真不知道。

不过，咱们拿常、无常为例来说，一是常，二是无常，三是亦常亦无常，四是非常非无常。世间常、世间无常，这是命题；而亦常亦无常，这是不确定性，这已经不是命题，而是指涉了，在指涉中间产生了不确定性；非常非无常也是指涉。这其实是要说三个事儿：对象（按说该是世间）有或者是没有（也就是常或者无常），是没有意义的；对象确定不确定是没有意义的；指涉是没有意义的。

【十四无记：世间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常无常，世间非常非无常；世有边，世无边，世有边

无边，世非有边非无边；命即是身，命异身异；如来死后有，如来死后无，如来死后有无，如来死后非有非无。（见《杂阿含经》第 168 经^①）】

问：十二因缘稍微详细点儿解释一下吧。

晓：也好。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这十二个环节名相知道吧？

问：这知道。

晓：那好。我稍微说一下，至于详细的解释，还是看释迦牟尼的《十二因缘经》，大正藏第十六册里头有，叫《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》，支谦译的。还有一个《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》，在大正藏第二十五册里头。还有一个《十二因缘论》，在大正藏第三十二册里头。《阿含经》里头十二因缘也无数次地说。这比我说的权威多了，随后还是看看那个。

十二因缘是佛陀成佛悟道的时候证知的，这是佛教的基本结构，很重要。先说“因缘”，因就是条件，比如说种子、水份、阳光、空气等，小麦要想长出来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，它们就是因。而缘呢，就是指这些条件遇到一起的那个可能性……

插话：不对吧？通常的说法可不是这样的，因是指主要条件、决定条件，缘是次要条件、辅助条件。

晓：现在是在我说，我的说法就是——因是条件，缘是条件碰到一块儿的可能性……

插话者：不能不讲道理，你这说法有依据吗？

晓：道理是对讲道理的人讲的，对你们不用讲道理，只管告诉你答案就是了……

插话者：你修学的是唯识因明，唯识因明不是最讲道理了嘛？

晓：因就是条件，缘就是条件碰到一块儿的那种可能性。这是说偶然性的……

插话者：你别不理我了呀～～

晓：你现在只管听我说就是了。佛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盲龟值木^②的故事，茫茫的大海里，有一只瞎眼的乌龟，一百年才浮出水面一次，这一回它浮出水面的时候，恰好把头钻进了海面浮木中间的小孔中。通常这故事是比喻概率极小、人身极难得，我就说成极其的偶然，虽然说因缘到这儿了，像必然似的，但这因缘概率极小。

十二因缘的第一环是无明，佛菩萨在经论上没有给明确定义^③。我就简单地给说成不知道解脱的那个状态吧。因为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要解脱的，所以我给说成不知道解脱的状态。当然了，这说法好象牵强了一点儿。大概能够理解就行了。不知道怎么解脱，没有得到解脱，意念一动就是无明，知道这个就行了。可能有人会问，“是‘谁’的意念一动呢？”这个问题大乘佛教才解说，就是阿赖耶，咱们不能说张三的阿赖耶、李四的阿赖耶、王五的阿赖耶，应该是阿赖耶这会

^①《大正藏》第 2 册第 0045 页中栏。

^②《杂阿含经》卷十五。见大正藏第 2 册，第 0108 页下栏。

^③《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》中说是痴。

显出的是张三。阿赖耶本就是分别，本就在动，所以说意念一动才是对的，说谁的意念一动就不对了。现在我先不具体解释这个。

第二环是行。什么是行，我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来类一下。现象学现在人比较熟悉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那里头有个说法：只要意念动，一定有一个指向，也就是说指向一个对象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意念本身不是对象，它和对象是啥关系呢？现在佛教就是说——意念一动就是无明，意念一动一定有一个指向对象，有指向对象，就是行。或者咱们给说成是选择的产生。现在有人给无明说成是盲目意志，把行说成是盲目意志的活动，这说法也中，好理解。

第三环是识。意念一动，就有指向对象，所以有行，有了行就一定有意识作用的产生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意念一动，必定指向对象，接下来当然得是对象的呈现，对象呈现出来，对主体来说，自然就是识。或者说，意念活动，有了指向对象，这就选定对象了。在识这一环，基本认识能力才出现。

意念的意向指向对象之后，意向性和对象是同时呈现的。无明到行，再到识，这时候，是只有因，根本没有缘的事儿，缘到后面才出现。识的后边儿一环是啥呢？

第四环是名色。为啥识后面是名色，啥是名色？意念一动，一定有指向，这指向对象要呈现出来，当然了，指向对象是好像存在，它不一定是真的存在。名色其实是俩东西，名是对象抽象的一面，色是对象具体的一面。因为名色，所以名称、性质等都有了，这个，我们称之为对象的规定性呈现出来了，也就是对象有了规定性。

前边儿从无明到行到识，这只有因，只有到了这第四环之后，缘来了，缘一来就不得了，缘起大量发生，就开启了客体、自我个体的形成过程。

佛教要解决世界的产生、个别自我的产生。第四环名色讲对象的规定性呈现出来了，因为缘起的发生，规定性结合，下一环就是六入，这就到第五环了。

第五环六入极其重要，通常说六入是我们的各种感觉。它可以指不同的感觉能力的产生，也是不同类型感觉的产生，也是对象各种性质的产生。

在第四环的时候，我说了，缘起大量发生，开启了客体、自我个体的形成过程，意向性和对象同时出现了。这第五环其实就有俩东西，六入就含有这俩东西，一个是世界，也就是具体对象有了，它似乎变成了与我们意向性无关的客观存在、客体存在。对象的意向性本身跟对象是同步演化的，所以当对象具体化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我的感觉，我的意向性也具体化了，这个时候，在六入这个环节上会形成个别自我的结构性的东西。我之所以是我而不是另外一个人，就因为结构不同。也就是六入之前的环节是没有个别自我概念的，现在有了。世界也有了、我也有了。



世界有了，自我有了，世界和自我要发生关系，也就是占有。当然了，占有之前先有触。这

是十二因缘的第六个环节。

触很简单。对象性的东西成了客观的结构性的东西，这就是客体，也就是通常说的世界，主体性的东西成了个别主体。个别主体，也就是自我有了、对象有了，个别主体就要去碰那个对象，去感知那个对象，这就有了触。也就是主体去接触客体、客观世界。

第七环是受。主体接触了客体，主体就有对客体特殊性的感受，它是红的？绿的？它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？等等，这各种情况都产生了，这就是受。这个受很简单。

第八环是爱。六入之后，分出了世界和自我，应该是个别自我。现在说这个“自我”吧。本来是自我，可咱们老把自我当成占有的自我，也就是把我当成“我有”。“我有”就是占有的结果。

个别自我这个主体，对客体的感受，也就是对世界的感受，客体变成了独立于主体并且开始对主体有了影响、有了输出。个别自我主体——占有对象的自我由此而产生。自我和世界发生交涉，有了感受，这才有了爱。爱就是要占有这对象。

第九环是取。因为有了爱，所以要取。取就是一无所有的个别自我变成我有的这个动态过程，也就是产生占有活动，这个占有活动就是取。

第十环是有。因为第九环的取，也就是占有活动，导致了第十环有。因为这有，个别自我就真正形成了。个别自我就通过占有形成的，本来主体是我，到这儿成了“我有”。

因为第八环爱、第九环取、第十环有，接下来的第十一环生、第十二环老死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
十二因缘中，最重要的是前边儿无明、行等，是只有因没有缘的，从名色到六入这儿开始，缘起大量发生，六入之后的触、受，一直到生、老死，都是因和缘作用的结果。而因缘是不稳定的，所以任何对象的客体（世界）以及主体（自我、个别主体）都是要毁坏的。

问：小乘不是最讲苦嘛？佛陀第一次说法就说四谛，“此是苦汝应知”。

晓：对。这苦呢，本来主体是我，但被我们给整成了“我有”，也就是“占有的自我”。十二因缘就说清了，因为六入之后的一切，都是缘起的结果，既然是缘起的，就一定无常的、偶然的，所以是苦的。

问：给说说六道轮回吧？

晓：我这次讲座不是来说十二因缘的，这说太多了就有点儿跑题吧～～

问：不说十二因缘了，说轮回。

晓：轮回给十二缘起是一回事儿。你在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这儿折腾就是轮回。你要是整个十二因缘折腾，从无明到老死，倒回去就解脱了。

至于为啥从六入往后到老死，这么折腾是轮回，道理我也不说了，因为姿态量，我觉得好象十二因缘你们根本没有理解得了。因为从六入这儿才产生个别主体、有情，这有了一个具体的六道众生，把这个解决了，就是小乘的解脱了。要是从无明这儿折腾，这就要回到如来了，这不是个别主体，已经由个别主体到了普遍主体、如来了，把这个给解决了，就是大乘的解脱，成佛。

这问题很复杂。相关典籍你们根本没有读过，只凭知道佛教常识上的一点儿介绍，想让我一说你就明白，我还真没有这本事。

问：金老师讲，中观说一切皆空，最后把自己给否定了，“既然一切皆空，那么你这说法、观点，或者说是道理，它空不空”，所以中观走不下去了，唯识必然会出现。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

晓：我不知道。凡夫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，等于二个苹果，现在出现了一个苹果加上一根香蕉，老师就会告诉你，因为东西不一样、单位不一样，所以这是没法加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思维还是苹果、香蕉这个阶层，可龙树讲的已经跳出了苹果、香蕉、桃子这个阶层，他讲的是水果这个阶层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以为他的逻辑出问题了。

《回诤论》里头解释过这个问题的，你要看一下书。

问：刚才法师说了一句话，“苦的主体是我……”

晓：说到主体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想写一本佛教常识类的小册子，就写三段——本体论、认识论、方法论。为啥我会有这想法呢？因为现代人熟悉哲学，用哲学名词可能会更容易使他们读下去。

“本体论”这一部分，就是关于本体的讨论，从有情的角度、众生的角度，主要是佛性问题，这是我们成仿佛的根本，当然了，到中国更多说的是心性，这关系不大；从世间的角度来说，主要是极微之类的讨论。到后来阿赖耶，也算，因为一切都是阿赖耶里头的种子显现出来的，虽然它不是常恒不变的本体，但毕竟它是根本。

“认识论”这一部分呢，是说：本来讨论“本体”应该来说，更接近佛教的核心，但后来不行了，就转而讨论怎样认识本体的问题，这就成认识论了。我自己感觉，讨论认识比讨论本体要低一个层次。但这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了。讨论认识论的代表人物，当然是陈那论师、法称论师等。这一部分主要就是说认识有两种，按佛教名词就是现量、比量，现在人叫成直接认识、间接认识。通常还有一个圣言量的问题，陈那论师为啥要取消它？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共许极成，圣言量没法取得共许，所以它没法讨论，所以陈那论师的因明体系没有给圣言量保留位置，这也引起了有些人的非议，说这取消了佛教的神圣性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以为这是认识论本身就比较本体论低一个等级的关系。

“方法论”呢，距离核心更远一步了，啥都不用管了，念佛也好、打七也好、修忏也好等等，这些都是。

当然了，这得正儿巴经来论述，总得四、五万字吧，我不会让它超过八到十万字，顶天了也就十万字，长了麻烦……

哟，你是要问啥？我抢话了，不好意思。

问：你把我说忘了。等我想起来吧。

问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追捧你。一九九二年九华山佛学院放寒假的时候刚好我在，当时联欢，

你的发言中说，“希望大家好好活着”，这话到底啥意思？

晓：这话能让你记这么多年？不好意思，我自己真的忘了，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

问：我想问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，我在听你因明讲座的时候，讲因明历史那一段儿，说婆罗门是抓意识形态的，你这说法很别致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真体会不到，抓意识形态的咋就成了第一阶级呢。

晓：多读读历史就体会到了。任何历史都可以。比如说欧洲历史上，国王和教皇有矛盾了，教皇是要对国王实行绝罚的。中国明朝是高度儒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，明朝历史上皇帝名声多不好，为啥？就是因为当时儒家高度意识形态化，整个社会儒家化了，对皇权形成了制约，皇权和儒家出现矛盾的时候，皇权处于弱势。皇权要是在精神上不能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

说实在的，儒家在中国，汉武帝虽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但当时儒家只是社会精英尊，普通民众并没有儒化。唐朝时皇家、高层是尊道教，民间是尊佛教，儒家有些尴尬。宋朝时经过大儒的努力，儒家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。元朝儒家又完了，八倡九儒十丐。明朝才是真正儒家的天下，儒家真是高度发达，把皇权整得够呛，皇帝有几种应付方式：一个是耍横，像明成祖；一个是罢工，像万历，几十年就是不上朝；一个是闹，正德皇帝就是闹；一个是认怂，像明孝宗。儒家高度发达，皇权竟就有些吃不消了，明朝没几个好皇帝，他们对认怂的皇帝评价还好。

所以，意识形态问题很重要。

问：法师好，我看过你的《解惑录》，就是宗教文化出版社那本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中间有些问题纯是无话找话。

晓：所以我真的感谢这样的提问者。在现场才能感觉到，现场无人提问是会冷场的，所以他出来胡乱提问。看书的感觉和现场的感觉是两回事儿。所以，编辑要删掉这样的问题，说是有些不着调，我坚决不让删。

问：这段时间我看了些资料，当初胡适等人都对禅宗的史料提出了质疑，佛教的回应我觉得好没有力度的。

晓：不错呀~~看这些书了？

胡适等人是学者嘛，学者都有书呆子气，他们迷信资料，可佛教是有不传之秘的，尤其是禅宗，要求是不立文字。也就是说，传下来的文字本就不是绝对真实的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参与者。真实状况是内部秘传的。当然啰，可不是传法得法卷的这个传。

我厉害了，我得有个来处，于是我才回头去找祖师。《坛经》里边儿是倒回去在印度找了二十八祖，当然时间有接不上的。这是正常的，这叫遥承。真正的祖师，都是倒找的。天台宗的《佛

祖统纪》也是这样的。至于往下传的，这实际上是世间法，这么整，真正对佛教弘传做出贡献的，也就是有成就的，可以说没有。往上贴那是另一回事儿。

好像是胡适吧，还考察说虚云老和尚其实没有一百二十岁，他的祖上也不是官员等，这些都是不懂佛教奥秘的表现，和尚也是人，大和尚、老和尚一样的，我们希望他是圣者，但只是我们的希望而已，人就有人道的习性，说出去的每句话，并不都是典籍中说的如实语，无伤大雅的玩笑也有的。今天有人问我为啥出家，我不会给你说实话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呀~~咱们没有到可以完全敞开心机的地步。以前坐火车，为了排解旅途的无聊，有人问我就看当下的心情给编一个悲惨的故事或者崇高的故事，这都是为了逗问者玩儿而已的说斯罢了，又不是真实的。旅伴嘛，一辈子可能仅只是见着一次而已，玩笑也就玩笑了，不会上心的。当然了，这算是绮语，人嘛~~今天有人问我死了到哪儿去，我说去地狱吧，再一次又有人问死后去哪儿，我说去极乐世界吧。这根本就是随口的一说而已，可我死了之后，若有些人为了折腾我，就写文章纪念我，说刚晓亲口说过，他死后要到地狱里去度众生，誓愿多么多么的弘大。这话不能说我没说过，但这其实啥都说明不了。我的伟大是社会（佛教）大气候和个人小气候共同成就的。

所以，胡适等人只是学者而已。并不懂佛教。其实社会也是这样的，人间嘛，一样的。

我说这个，可以说已经是泄露天机了。不再展开了。

问：你说净土宗等算不上严格的宗派，这个我还是不理解。

晓：我不进行严谨论证来给你说了，咱只说净土祖师这一个外相吧。比如少康大师，咱们熟悉，因为就在建德玉泉寺，咱们经常去。少康大师之所以列入净土祖师，就是因为他真正把这个法门普及到了民间，你念佛号我给你一个钱儿。初祖慧远大师，他对净土宗的贡献，就是结莲社念佛。真正对净土宗理论贡献最大的昙鸾大师，净土宗是不把他列入祖师序列的。啥意思？行门嘛~~教理在他们这儿是第二位的，在净土宗这儿，体系的那种摧枯拉朽的威力始终没有显现出来过。

问：这多年不听你说净空法师了，现在你对他有没有改变看法？

晓：没有。他是一个必须批判的对象，他把太多的人引到外道的路上了，这就难以解脱了，这与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不合的。不过他不值得我们在这儿多费心思，所以这些年也没有理他了。

问：法师你提到传法得法卷，这咋了？

晓：不咋，它是中国宗法制度在佛教里的表现，与证悟没有关系。寺庙有子孙庙、十方丛林，别以为只子孙庙这样，其实十方丛林也褪不净宗法制的印迹，法卷就是表现之一。佛教里头表现很明显的是还有一个是辈份排号，象我们灵山系，世系排号是“如来性海，广大函容，宏宣祖印，永绍刚宗，文昭正觉，睿智临统，慈仁普济，法道兴隆”，我就是其中的“刚”字。这世系字序是刻在碑上的。